

李世民

李世民(598—649),唐高祖李渊第二子,庙号太宗。隋末天下大乱,十八岁随其父起兵,东征西战,二十四岁平定天下。公元627年即皇帝位,在位二十三年。李世民不仅在征战天下完成统一大业中,表现了杰出的政治、军事才能。而且在即位后,能以隋为鉴,去奢轻赋,宽刑整武,励精图治,从谏如流,创造了历史上著名的“贞观之治”,奠定了大唐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基础。特别在知人善任、勇于纳谏方面,堪称“千古一帝”。他留用了一批前朝的人才,又发展了科举制度,网罗了一批中下层的布衣之士,而且反复申明“不以犯颜忤旨,妄有诛责”。这是唐朝在我国封建时代臻于极盛的重要条件。

李世民不仅是叱咤风云的一代明君,而且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皇帝,对文学、书法、绘画、音乐,都很精通。他和当政的文臣虽受陈隋前朝文风影响较多,但文艺的基本政策还是文质并重。他一方面批评司马相如、扬雄“文体浮华,无益劝诫”,要求写“可裨于政理”的文章,另一方面又赞赏陆机之文,欣赏上官仪的辞章。李世民的文章主要有《晋书》陆机、王羲之等人的传论和数量可观的手诏。

答魏徵手诏^[1]

省频抗表,^[2]诚极忠款,言穷切至,^[3]披览忘倦,每达宵分。^[4]非公体国情深,匪躬义重,^[5]岂能示以良图,救其不及。

朕在衡门,尚惟童幼。^[6]未渐师保之训,罕闻先达之言。^[7]值隋祚分离,万邦涂炭,^[8]慄慄黔黎,庇身无所。^[9]朕自二九之年,^[10]

有怀拯溺，发愤投袂，^[11]便提干戈，蒙犯霜露，东西征伐；日不暇给，居无宁岁。降苍昊之灵，稟庙堂之略，^[12]义旗所指，触向平夷。^[13]弱水流沙，并通辎轩之使；^[14]被发左衽，化为冠盖之域。^[15]正朔所颁，无远弗届。^[16]及恭承宝历，寅奉帝图，^[17]垂拱无为，氛埃静息，^[18]于兹十有一载矣。^[19]盖股肱罄帷幄之谋，爪牙竭熊黑之力，^[20]协德同心，以致于此。

自惟寡薄，厚享斯休，^[21]每以大宝神器，忧深责重，^[22]尝惧无几多旷，四聪不达，^[23]何尝不战战兢兢，坐以待旦。询于公卿，以至隶皂。^[24]推以赤心，庶几刑措。^[25]

但顷年以来，^[26]祸衅既极，又缺佳偶，^[27]荼毒未几，悲伤继及。^[28]凡在生灵，孰胜哀痛！^[29]岁序屡迁，触目摧感。^[30]自尔以来，^[31]心虑恍惚，当食忘味，中宵废寝，是以三思万虑，或失毫厘。^[32]刑赏之乖，实由于此。^[33]

昔者徇齐睿知，资风牧以隆平；^[34]翼善钦明，赖稷契以康至道。^[35]然后文德武功，载勒于钟石，^[36]淳风至德，永传于竹素。^[37]克播鸿名，永为称首。^[38]朕以虚薄，多惭往代，若不任舟楫，岂能济彼巨川；非藉盐梅，安得调夫鼎味。^[39]

朕闻晋武帝自平吴以后，^[40]务在骄奢，不复留心治政。何曾退朝，谓其子劭曰：^[41]吾每见主上，不论经国远图，但说平生常语，此非贻厥子孙者也，尔身犹可免。^[42]指诸孙曰：此等必遇乱。及孙绥，果为淫刑所戮。^[43]前史美之，以为明于先见。朕意不然，谓曾之不忠，其罪大矣。夫为人臣，当进思竭诚，退思补过，将顺其美，规救其恶，所以为治也。^[44]曾位极台司，名器隆重，^[45]当直词正谏，论道佐时。今乃退有后言，进无廷谏，^[46]以为明智，不亦谬乎！颠而不扶，安用彼相？^[47]

公之所谏，朕闻过矣。当置之几案，事等弦韦。^[48]必望收彼桑榆，期之岁暮，^[49]不亦康哉良哉，独惭于往日；^[50]若鱼若水，遂爽于当今。^[51]迟复嘉谋，犯而无隐，^[52]朕将虚衿靖志，敬仁德音。^[53]

【注释】

[1]魏徵:唐初名臣,以直谏著称。他于贞观十一年连上四疏。唐太宗手诏作答。 [2]省:省视。抗表:抗颜疏表。 [3]款:诚。穷:尽。 [4]披览:翻阅。宵分:夜半。 [5]匪躬:不顾自身利害。 [6]衡门:横木为门。言其在卑微之时。惟:只。 [7]渐(jiān):渐染,承受。师保:老师。先达:前辈贤达。 [8]祚(zuò):帝王的命运。涂炭:烂泥和炭火,喻极端困苦。 [9]慄慄(dié):危惧。黔黎:黎民百姓。黔,黔首。 [10]二九之年:十八岁。 [11]拯溺:拯救溺水之人,即救民于水火。投袂(mèi):振衣。袂,衣袖。 [12]苍昊(hào):苍天。昊,天。灵:威灵。稟:承受。庙堂:朝廷。略:计谋。 [13]夷:平,消灭。 [14]弱水、流沙:指当时极西之地。辎(yóu):轩之使:天子的使臣。辎轩:轻车,天子使臣所乘。 [15]被发左衽(rèn):夷狄的服饰。冠盖:华夏中国所戴之冠和所乘之车。域:邦域,指中国。 [16]正:正月。朔:初一。古代改朝换代,就改变正朔。中国自汉武帝以后,一直延用夏历,夏历以寅月为正月。届:及。 [17]宝历:指帝位。历,历数。寅:敬。帝图:指帝位。图,图篆,上天授予的符信。 [18]垂拱:垂衣拱手。氛埃:指战乱。 [19]十有一载:指贞观建元已十一年(公元637)。 [20]股肱:指大臣。罄:尽。帷幄:军中帐幕,此指庙堂。爪牙:指武将。竭:尽。熊羆(pí):皆猛兽。羆,马熊。 [21]休:美,指为天子。 [22]大宝神器:指帝位。 [23]万几:言天子治理万事。旷:废,失。四聪不达:谓耳目不灵。 [24]询:询问。隶皂:仆役。 [25]刑措:不用刑罚(指道德所化,民不犯法)。措,弃置。 [26]顷年:近年。 [27]祸衅:灾祸。既极:已到极点。贞观九年其父唐高祖李渊死。嘉偶:好配偶。贞观十年皇后长孙氏死。 [28]荼毒:喻极苦痛、苦难的事。荼,苦菜;毒,螫虫。未几:不多时。继及:继续而来。及,至,到。 [29]生灵:人,生民。胜(shēng):胜任,承受。 [30]岁序:年岁时序。迁:迁移,流逝。摧感:摧折感伤。 [31]尔:通“迩”,近。 [32]失:过失,差错。毫厘:一毫一厘,言极微小。 [33]乖:乖戾,错乱。 [34]徇齐:明敏智慧。此用“徇齐”指代黄帝。睿(ruì)知:英明有远见。睿,看得远。风牧:风后、力牧,二人为黄帝大臣。隆平:隆盛太平。 [35]翼:敬。善:美。钦明:指代帝尧。赖:依靠。稷契:后稷和契,都是帝尧的贤臣。康:安。 [36]载:记载。勒:刻写。钟石:金石。 [37]竹素:竹帛,史册。 [38]克:能。播:传播。称首:称扬之首。 [39]“若不任舟楫”四句:《尚书·说命》:殷高宗命傅说为

相,谓傅说曰:“若济巨川,用汝作舟楫”,“若作和羹,尔惟盐梅”。舟楫,船和桨。盐梅,盐咸梅酸,皆调味品。此以“舟楫”、“盐梅”指代傅说一类贤臣。鼎味:即羹味。鼎在古代是烹饪之器 [40]晋武帝:司马炎,晋朝开国皇帝。在位骄奢淫逸,大封宗室,终酿成八王之乱。 [41]何曾:晋武帝时,官拜太尉。劭:何曾之子。 [42]“吾每见主上”五句:《晋书·何曾传》:初,何曾侍武帝宴,退而告遵、邵等曰:“国家应天受禅,创业垂统。吾每宴见,未尝闻经国远图,惟说平生常事,非貽厥孙谋之兆也。及身而已,后嗣其殆乎!此子孙之忧也。汝等犹可获没。”指诸孙曰:“此等必遇乱亡也”。貽厥,传给他的。 [43]绥:字伯蔚,何劭庶兄遵之次子。位至侍中尚书。自以继世名贵,骄奢轻物,被东海王越所诛。 [44]“当进思竭诚”五句:《孝经·事君章》:“子曰:君子之事上也,进思尽忠,退思补过,将顺其美,匡救其恶,故上下能相亲也”。 [45]台司:三公之位。晋武帝即位拜何曾为太尉,进爵为公,泰始初,为太保。久之,以本官领司徒,进位太傅。名器:指爵号与车服仪制。 [46]后言:背后的不满言论。廷谏:在朝廷上当面进谏。 [47]“颠而不扶”二句:《论语·季氏》:“危而不持,颠而不扶,则焉用彼相矣”。颠,倒。 [48]弦韦:即佩弦韦,以为警戒。《韩非子·欢行》:“西门豹性急,故佩韦以自缓;董安于之性缓,故佩弦以自急”。后人以乐听规谏为弦韦之佩。 [49]收彼桑榆:谓日后收效。《后汉书·冯异传》:“可谓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”。东隅为日出之时,桑榆为日晚之时。期:期望。 [50]不亦:依文义当作“不宜”。康哉良哉:《尚书·益稷》:“元首明哉!股肱良哉!庶事康哉!”康哉良哉,是赞美君臣贤明之词。惭于往日:谓惭于往日贤明之君臣。 [51]若鱼若水:《蜀志·诸葛亮传》:“(先主)于是与亮情好日密。关羽、张飞不悦。先主解之曰‘吾之有孔明,犹鱼之有水也’。”爽:爽失,不合。 [52]迟:等待。复:再,再有。嘉谋:好计划,好谋略。犯而无隐:冒犯而不隐藏其过失。 [53]虚衿:虚怀。靖志:安心。伫:盼望,伫候。德音:德言,善言。

【品鉴】

这篇诏书写于贞观十一年(637)。是年魏徵从正月到七月连上四封谏疏,直言不讳地批评唐太宗的过失。唐太宗不仅不以为忤,反而对魏徵十分钦敬,对其犯颜直谏加以褒扬,于是亲手写了这篇答复的诏书。

诏书首先褒扬魏徵频频抗表,态度极其忠款,认为这是“体国清深,匪躬义重”的崇高精神。接着回顾了从起义到如今垂拱而治的巨大成功,都是谋臣勇将“协德同心”所致。自己自即位以来,也谨慎戒惧,广询众议,才有了几近刑措的太平局面。又对近年来刑赏之乖进行了深刻反省。接着指出,古之黄帝等圣王所以能“致隆平”、“康至道”,都是任用贤臣的结果,自己一定要效法先王。总结晋武帝败乱的历史教训,是因为其“务在骄奢,不复留心治政”,而位极台司的大臣何曾,也有不尽忠廷谏的大罪。最后承担过失,把魏徵的进谏视为“弦韦”,常作警戒,并希望继续进谏,犯而无隐。全篇诏书深刻地表现了唐太宗李世民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,善于省察自己的博大胸怀和政治家的远见。对于至尊至贵的封建帝王,能善待犯颜直谏的大臣,能检查自己的过失,实为难能可贵,唐太宗在这方面不愧为“千古一帝”。

这篇诏书虽用骈文写成,但骈中有散,骈散结合,文意流畅,婉转自如。虽也稽古,虽也对仗,但没有矫饰,没有华藻,质朴自然而气格道上。诏书还善用对比的手法,有往日与顷年的对比,有贤明的君臣与昏乱君臣的对比等,通过对比,是非昭然,给人以启迪和警示。史载唐太宗“于听览之暇,留情文史。叙事言怀,时有构属,天才宏丽,兴托玄远”(《旧唐书·令狐德棻传附邓世隆传》)。用这篇诏书对照,这种评价当不为过。

民 可 畏 论

古之帝王,有兴有衰,犹朝之有暮,^[1]皆为蔽其耳目,^[2]至于灭亡。《书》云:“可爱非君,可畏非民”。^[3]天子有道,^[4]则人推而为主;无道,^[5]则人弃而不用。^[6]诚可畏也。

【注释】

[1]朝:早晨。暮:傍晚。此以朝暮喻兴衰。 [2]蔽其耳目:耳目蔽塞,言目不见,耳不闻。 [3]《书》:《尚书》。“可爱非君”二句:见《尚书·大禹谟》。伪孔传:“民以君为命,故可爱;君失道,民叛之,故可畏”。 [4]有道:政治清明。太宗《金镜》:“薄赋轻徭,百姓家给,上无暴令之征,下有讴歌之咏,屈一身之欲,乐四海之民,忧国之主也,乐民之君也”。 [5]无道:政治昏乱。太宗《金镜》:“多营池观,远求异宝,民不得耕耘,女不得蚕织,田荒业废,兆庶凋残,见其饥寒,不为之哀;睹其劳苦,不为之感,苦民之君也,非治民之主也”。 [6]弃而不用:抛弃而不以为君,谓人民推翻他,打倒他。

【品鉴】

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将近四百年的分裂与动乱之后,隋朝终于实现了全国的统一。但隋炀帝不以国计民生为重,骄奢残暴,终激起大现模的农民起义,使刚刚实现统一的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短命的王朝。隋的灭亡是一面镜子,给唐初统治者以深刻的教训。唐太宗和魏徵等君臣之间经常讨论隋朝的盛衰兴亡,深刻认识到人君与民众的关系是王朝盛衰兴亡的关键。魏徵说:“怨不在大,可畏惟人(民),载舟覆舟,所宜深慎”。(《谏太宗十思疏》)唐太宗说:“舟所以比人君,水所以比黎庶,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。尔方为人主,可不畏惧!”(《自鉴录》)这种思想正是本篇所说的“民可畏论”:天子有道,则人推而为主;无道,则人弃而不用。诚可畏也”。

文章虽短,论点却极为精警。从政治家敏锐的眼光,站在历史的高度,得出符合历史辩证发展的结论。有譬喻,有引证。语言整练而遒劲有力。

魏 徵

魏徵(580—643),字玄成,巨鹿(今属河北)人,后徙家相州内黄(今河南内黄县)。初唐政治家和史学家。史称其幼年孤贫,落拓有大志。曾出家为道士。隋末投奔瓦岗军,后降唐。入唐为太子洗马。太子建成被杀,李世民不避仇怨,拜其为谏议大夫。后任检校侍中,主持齐、梁、陈、周、隋诸史的编撰。书成,加左光禄大夫,封郑国公。最后官至太子少师。魏徵在历史上以敢于直谏著称,被太宗誉为“人镜”。前后陈谏二百余事,无不剴切可采。

魏徵奉诏总编齐、梁、陈、周、隋诸史,撰写了部分序论。此外还主编《群书治要》,还参与了《北堂书钞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文馆词林》的编写。魏徵的文章主要是谏疏,其内容主要是以隋为鉴。其文体虽延用骈体,但与六朝文不大相同,疏直激切,淳厚质朴。后人辑有《魏郑公诗集》、《魏郑公文集》。

谏太宗十思疏

臣闻求木之长者,必固基根本;^[1]欲流之远者,必浚其泉源;^[2]思国之安者,必积其德义。源不深而望流之远,根不固而求木之长,德不厚而思国之安,臣虽下愚,知其不可,而况于明哲乎?人君当神器之重,居域中之大,^[3]不念居安思危,戒奢以俭,斯亦伐根以求木茂,塞源而欲流长也。

凡昔元首,承天景命,^[4]盖始者实繁,克终者盖寡。^[5]岂取之易,守之难乎?^[6]盖在殷忧,必竭诚以待下;^[7]既得志,则纵情以傲物。^[8]竭诚,则吴、越为一体,^[8]傲物,则骨肉为行路。^[10]虽董之以严刑,振之以威怒,^[11]终苟免而不怀仁,貌恭而不心服。^[12]怨不在

大,可畏惟人,^[13]载舟覆舟,所宜深慎。^[14]

诚能见可欲,则思知足以自戒;^[15]将有作,则思知止以安人;^[16]念高危,则思谦冲而自牧;^[17]惧满盈,则思江海下百川;^[18]乐盘游,则思三驱以为度,^[19]忧懈怠,则思慎始而敬终,^[20]虑壅蔽,则思虚心以纳下;^[21]惧谗邪,则思自身以黜恶;^[22]恩所加,则思无因喜以谬赏,^[23]罚所及,则思无以怒而滥刑。^[24]总此十思,宏兹九德。^[25]简能而任之,择善而从之,^[26]则智者尽其谋,勇者竭其力,仁者播其惠,信者效其忠。^[27]文武并用,垂拱而治。^[28]何必劳神苦思,代百司之职役哉!^[29]

【注释】

[1]长(zhǎng):生长。 [2]浚(jùn):疏通。泉源:源头。 [3]当:担负执掌。神器:帝位。重:重任。域中:指天地之间。大:大位,高位。 [4]元首:指君主。承天景命:承受上天的大命。景,大。 [5]始者:指创业之初做得好的。克:能够。终者:指保持到底的。盖:大概。 [6]“岂取之易”二句:难道取得天下容易,守住天下难吗? [7]殷忧:深重的忧患。殷,深。竭诚:竭尽诚意。待下:对待臣民。 [8]傲物:傲慢地对待一切人和事物。 [9]吴越为一体:像吴、越这样敌对的国家也可以团结为一个整体。吴、越,春秋时我国东南部互相敌对的两国,吴国曾灭越,越国又灭吴。 [10]骨肉:亲属。行路:过路人。 [11]董:督责。振:通“震”,震慑、威吓。 [12]终:结果。苟免:苟且免除(刑罚)。怀仁:怀念仁德。貌恭:外表恭顺。 [13]大:此为“大小”之义。可畏惟人:可怕的只是在百姓。人,即“民”,因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,改“民”作“人”。 [14]载舟覆舟:此以船和水的关系,喻君和民的关系。《荀子·王制篇》:“君者舟也,庶人者水也。水则载舟,水则覆舟”。 [15]可欲:想得到的东西。指珍宝美色之类。 [16]作:此指兴建宫室之类。 [17]念高危:想到居高位的危险。谦冲:谦和。冲,冲和。自牧:加强自我修养。牧,养。 [18]满、盈:都是溢出之义,喻骄傲自满。江海下百川:江海居百川下游,可以包容百川之水。 [19]盘游:游猎。三驱以为度:以一年田猎三次为限度。 [20]慎始而敬终:即慎始慎终。敬,慎。 [21]虑壅蔽:怕受蒙蔽。壅,堵塞;蔽,蒙蔽。纳下:接受下面的意见。 [22]谗邪:不正派的人

和事。谗,说别人坏话;邪,邪曲,不正派。黜恶:排斥坏人坏事。 [23]谬赏:错误的赏赐。 [24]滥刑:过度的刑罚。 [25]宏:发扬。兹:通“此”。九德:九种美好品德。儒家经典阐述九德,说法不一。《尚书·皋陶谟》载:“宽而栗,柔而立。愿而恭,乱而敬,扰而毅,直而温,简而廉,刚而塞,强而义。彰厥有常,吉哉”。一说指忠、信、敬、刚、柔、和、固、贞、顺”。又,“德”一作“得”,则释为十思而有九得。 [26]简能:选拔有才能的。 [27]仁者:仁爱的人。播其惠:播扬他的仁慈。惠,慈。信者:诚信的人。 [28]垂拱而治:垂拱手,无为而治。 [29]百司:百官。职役:职务。

【品鉴】

《谏太宗十思疏》是魏徵于唐贞观十一年(637)写给唐太宗的一封奏疏。唐朝前期,出现了著名的“贞观之治”。唐太宗此时志得意满,逐渐改变了创业时的谨慎勤俭作风,生活日渐奢靡。魏徵对此本十分担忧,曾多次上疏直言切谏,本文就是其中的一封,唐太宗接到这篇奏疏后,有所感悟,下诏书答复魏徵说:“得公之谏,朕知过矣。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”。

本文论述的中心,就是要求太宗“居安思危,戒奢以俭”。首段以比喻入手,引出这一中心论点。二段总结历史经验教训,指出守成难于创业,成败关键在于不傲物结怨,为下文提出“十思”张本。末段把“居安思危,戒奢以俭”具体化为“十思”,即帝王君临天下所应当经常考虑的十个问题。“十思”是文章的重点,虽是封建帝王统治天下的手段,但其深寓哲理,有些话颇为精警,今天也有一定借鉴作用。

本文文章体裁是上行公文,属奏议类,“疏”是条陈,就是向皇帝逐条陈说自己的意见。奏议类文章的写法,刘勰说:“理既切至,辞亦通畅”(《文心雕龙·奏启》)、“文以辨洁为能,不以繁缛为巧;事以明核为美,不以深隐为奇。此纲领之大要也”(《文心雕龙·议对》)。魏徵此文虽延用了当时的“时文”骈体,却无六朝骈文繁缛浮靡之弊,而写得“理既切至,辞亦通畅”,是“辨洁”“明核”的。高步瀛曾称其文章“词旨剴切,气势雄骏,与六朝骈文俚黄妃白者迥

然殊途”(《唐宋文举要》)。文章充分利用骈体排偶之长,加以明晰的说理,如“十思”数句,读来节奏匀称铿锵,既加强了语气,又增强了说服力。

善用比喻和对比,也是本文艺术上重要特征。文章欲阐明“居安思危,戒奢以俭”的中心论点,而设“木之长”、“流之远”二喻,以喻入手,以喻明理,十分巧妙,又形象生动。而“始”与“终”之比,“取”与“守”之比,深刻鲜明,发人深思。

王 勃

王勃(650—676),字子安,绛州龙门(今山西省河津县)人。隋末大儒王通之孙,王绩之侄孙。初唐“四杰”之首。王勃天资早慧,才气超卓。史载其六岁属文,年十四举幽素科,授朝散郎。沛王李贤闻其名,召为王府修撰。时诸王斗鸡,因戏作《檄英王鸡文》,高宗疑其挑拨诸王关系,将其逐出王府。后补虢州参军,因罪除名。其父福畴坐此左迁交趾令。后勃往探父,渡海溺水而死。

王勃作为初唐“四杰”的代表人物,对当时“绮错婉媚”的“上官体”十分不满,因而“思革其弊”。他主张文学应有益于教化,创作上要追求“骨气”和“刚健”。他的诗歌创作能突破宫体诗的束缚,在题材内容、格律形式上均有新的探索,在格律诗的新旧过渡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。诗歌名篇有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川》等,其“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”是脍炙人口的名句。他的古文创作主要是骈文,其代表名作是《滕王阁序》。他的骈文同浮靡华艳的时文已大不相同,意境宏博壮丽,气格清新昂扬,感情浓烈充沛,属对精切协调,用典自然通俗,语言瑰丽形象,在题材内容、形式技巧、语言风格上,都表现出了革新的倾向。明人辑有《王子安集》。

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^[1]

豫章故郡,洪都新府,^[2]星分翼轸,地接衡庐。^[3]襟三江而带五湖,控蛮荆而引瓯越。^[4]物华天宝,龙光射牛斗之墟;^[5]人杰地灵,徐孺下陈蕃之榻。^[6]雄州雾列,俊采星驰。^[7]台隍枕夷夏之交,宾主尽东南之美。^[8]都督阎公之雅望,棨戟遥临;^[9]宇文新州之懿范,檐帷暂驻。^[10]十旬休暇,胜友如云;^[11]千里逢迎,高朋满

座。^[12]腾蛟起凤,孟学士之词宗;^[13]紫电青霜,王将军之武库。^[14]家君作宰,路出名区;^[15]童子何知,躬逢胜饯。^[16]

时维九月,序属三秋。^[17]潦水尽而寒潭清,烟光凝而暮山紫。^[18]俨骖騑于上路,访风景于崇阿;^[19]临帝子之长洲,得天人之旧馆。^[20]层峦耸翠,上出重霄;^[21]飞阁翔丹,下临无地。^[22]鹤汀凫渚,穷岛屿之萦回;^[23]桂殿兰宫,即冈峦之体势。^[24]

披绣闼,俯雕甍,^[25]山原旷其盈视,川泽纡其骇瞩。^[26]闾阎扑地,钟鸣鼎食之家;^[27]舳舻迷津,青雀黄龙之轴。^[28]云销雨霁,彩彻区明。^[29]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。^[30]渔舟唱晚,响穷彭蠡之滨;^[31]雁阵惊寒,声断衡阳之浦。^[32]

遥襟甫畅,逸兴遄飞。^[33]爽籁发而清风生,纤歌凝而白云遏。^[34]睢园绿竹,气凌彭泽之樽;^[35]邺水朱华,光照临川之笔。^[36]四美具,二难并。^[37]穷睇眄于中天,极娱游于暇日。^[38]天高地迥,觉宇宙之无穷;^[39]兴尽悲来,识盈虚之有数。^[40]望长安于日下,目吴会于云间,^[41]地势极而南溟深,天柱高而北辰远。^[42]关山难越,谁悲失路之人?^[43]沟水相逢,尽是他乡之客。^[44]怀帝阍而不见,奉宣室以何年?^[45]

嗟乎!时运不齐,命途多舛;^[46]冯唐易老,李广难封。^[47]屈贾谊于长沙,非无圣主;^[48]窜梁鸿于海曲,岂乏明时?^[49]所赖君子见机,达人知命。^[50]老当益壮,宁移白首之心?^[51]穷且益坚,不坠青云之志。^[52]酌贪泉而觉爽,处涸辙而相欢。^[53]北海虽赊,扶摇可接;^[54]东隅已逝,桑榆非晚。^[55]孟尝高洁,空馀报国之情;^[56]阮籍猖狂,岂效穷途之哭?^[57]

勃三尺微命,一介书生。^[58]无路请缨,等终军之弱冠;^[59]有怀投笔,爱宗悫之长风。^[60]舍簪笏于百龄,奉晨昏于万里。^[61]非谢家之宝树,接孟氏之芳邻。^[62]他日趋庭,叨陪鲤对;^[63]今兹捧袂,喜托龙门。^[64]杨意不逢,抚凌云而自惜;^[65]钟期相遇,奏流水以何惭?^[66]

呜呼！胜地不常，盛筵难再；^[67]兰亭已矣，梓泽丘墟。^[68]临别赠言，幸承恩于伟饯；^[69]登高作赋，是所望于群公。^[70]敢竭鄙怀，恭疏短引；^[71]一言均赋，四韵俱成。^[72]请洒潘江，各倾陆海云尔！^[73]

【注释】

[1]滕王阁：唐高宗永徽年间洪州都督李元婴建造。李元婴为唐高祖李渊第二十二子，贞观十三年（639）受封为滕王，故称为滕王阁。故址在今江西省南昌市，前临赣江，为游览胜地。原阁到明代已颓废，后又重建，已非原貌。[2]豫章：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：“鍾陵，汉南昌县，豫章郡所治也”。鍾陵，即今江西省南昌市。豫章，一作“南昌”。故郡：豫章为汉朝所置郡，隋改洪州，不久又恢复豫章名称，故称“故郡”。洪都新府：唐时改豫章郡为洪州，设都督府，故称“新府”。[3]星分：星的分野。翼轸（zhěn）：是二十八星宿（xiù）中的两个星宿。古代把天上的二十八个星宿与地面的区域联系起来，地上某一区域属于某星宿的范围，称作“分野”。豫章郡古属楚地，当翼、轸二星之分野。地接衡庐：州境和衡、江二州相接。衡，指衡山，在衡州境；庐，指庐山，在江州境。故以二山作二州的代称。[4]襟三江：以三江为衣襟。三江，说法不一。一般指太湖的支流松江（即江苏吴淞江）、娄江（在江苏吴县东）、东江（在江苏吴江县东南）。带五湖：以五湖为衣带。五湖，说法亦不一。一说指太湖的五个湾，即菱湖、游湖、莫湖、贡湖、胥湖，皆在太湖东岸。一说指太湖、波阳湖、青草湖、丹阳湖、洞庭湖。控：控制。蛮荆：即荆州之地，包括今湖北省、湖南省一带地域。荆州乃古代楚国之地，为南蛮所居，故称“蛮荆”。引：牵制。瓯越：指今浙江省一带地域。《史记·东越传》载：越东海王摇，是越王勾践之后，助汉高祖灭项羽。孝惠三年，立为东海王，都东瓯，也俗号东瓯王。东瓯故城在今浙江永嘉县西南三十里。故称浙江一带为“瓯越”。[5]物华天宝：物的精华，发为冲天宝气。龙光：指剑光。牛斗之墟：牛、斗二星所居之所。墟，居住之处，指星宿座。《晋书·张华传》载：晋惠帝时，宰相张华见牛、斗之间常有紫气照射，雷焕告诉他说，这是宝剑之精，上彻于天，剑在豫章郡的丰城。张华任雷焕为丰城令。雷焕在丰城狱下掘得双剑，一名龙泉，一名太阿。剑后没入水中，化为双龙。[6]人杰地灵：人物俊杰，乃山川灵气所鍾。徐孺：名稚，字孺子，东汉时人，豫章高士。陈蕃：字仲举，汝南平舆人。性方严，任豫章太守时不接宾

客,惟礼敬徐稚,特为其设一榻。徐来将榻放下,徐去即挂起。 [7]雄州:大州,拱洪州。雾列:人烟稠密富庶,像雾一样聚集。俊采:英俊有才的官吏。星驰:言人才之多象群星分驰。 [8]台隍:城池。《说文》:“城池也。有水曰池,无水曰隍”。枕:据。夷夏之交:华夏与蛮夷交接的要冲。宾:指下文的宇文新州、孟学士、王将军等人。主:指都督阎公。东南之美:东南一带的美才。 [9]都督阎公:名不可考。雅望:清雅的名望。棨戟:有衣套(用赤黑缯做成)的戟,古代大官出行时作为前导的一种仪仗。遥临:自远方来临(做洪州都督)。 [10]宇文新州:复姓宇文的新州刺史,名不详。新州:州名,唐属岭南道,治所在今广东省新兴县。懿范:嘉美的楷模。檐(chān):帷:车帷,此泛指车驾。暂驻:暂时停留(参加滕王阁的宴会)。 [11]十旬:十天为一旬。胜友:良友。如云:形容众多。 [12]逢迎:迎接,接待。高朋:高贵的宾朋。 [13]腾蛟起凤:形容孟学士的文章才情。孟学士:名不详。词宗:文辞的宗匠。 [14]紫电:宝剑名。《古今注·舆服》吴大帝有宝剑六,二曰紫电。青霜:《西京杂记》:高帝斩白蛇剑,十二年一加磨莹,刃上常若霜雪。王将军:名不详。武库:收藏兵器的库房,此指王将军的韬略无所不有。 [15]家君:对别人称呼自己父亲之词,指王福峙(zhì)。作宰:任县令。王勃的父亲当时为交趾令,一说六合令。名区:名胜之地,指洪州。 [16]童子:犹言后生、小辈,王勃自称。躬:亲身。盛饯:盛大的饯别宴会。 [17]时:时序。维:乃,是。序:时序。三秋:农历七、八、九三个月称为孟秋、仲秋、季秋,九月是季秋,所以称“三秋”。 [18]潦(lǎo)水:积水。烟光凝:带着夕阳轻烟凝聚。 [19]俨(yǎn):整齐的样子。骖騑(cānfēi):古代驾车有四匹马,中间两匹称服马,两边的叫骖马,亦叫骖马。上路:地势高的路。崇阿:高的丘陵。 [20]帝子、天人:指滕王李元婴。长洲:指滕王阁前的沙洲。旧馆:指滕王阁。 [21]重霄:天空极高处。古代传说天有九重。 [22]丹:丹漆,指彩画。翔丹,一作“流丹”。无地:(从高处向下看)好像空不着地。 [23]鹤汀(tīng):鹤所栖止的水边平地。凫渚(fúzhǔ):野鸭聚处的水中小洲。穷:穷尽。萦回:萦绕回环。 [24]桂殿兰宫:以桂树为殿,以木兰为宫。即冈峦之体势:随着冈峦起伏的态势。即一作“列”。 [25]披:开。绣闼(tù):绘饰华美的门。雕甍(méng):雕饰精致的屋脊。 [26]盈视:尽收视野之中。骇瞩:对所看到的感到吃惊。 [27]闾阎:里巷门,这里指住宅。扑地:遍地,满地。钟鸣鼎食:古代富贵人家击钟列鼎而食。 [28]舸(gě):大船。舰:《玉篇》:“版屋舟”。迷:通“弥”,弥满,充塞。青雀黄龙之轴(zhú):彩绘青雀黄龙的大船。轴:通舳,舳舻。 [29]霁(jì):雨止天晴。云销,一作“虹销”。彩:指

日光。彻:透。区:区宇,天空。 [30]鹭(wù):野鸭。庾信《马射赋》:“落花与芝盖齐飞,杨柳共春旗一色”。 [31]渔舟唱晚:渔夫在傍晚歌唱。响穷彭蠡(lǐ)之滨:歌声响彻鄱阳湖畔。彭蠡:即今江西省鄱阳湖。 [32]雁阵:雁飞时成行成阵。衡阳之浦:衡阳之水滨,指洞庭湖滨,南来之雁多栖于此。传说衡阳有回雁峰,雁至此不过,遇春而回。 [33]遥襟:远望的胸怀。襟,一作:“吟”。甫:刚,顿时。甫,一作“俯”。畅:舒畅。逸兴:豪逸的兴致。遄(chuán)飞:快速飞动。遄:速。 [34]爽籁(lài)发:各种不同的箫管发出和谐的乐曲。爽,参差不齐。籁,箫之一种。纤歌凝:轻柔的歌声缭绕不止。遏(è):阻止。 [35]睢园绿竹:西汉梁孝王刘武常在睢园召集文士饮酒赋诗,此以睢园之会比这次宴会。睢园即梁园、梁苑,又名兔园。梁园故此在今河南省商丘一带。气凌彭泽之樽:豪气酒量超过陶渊明。凌,凌越,压倒。彭泽,县名,在今江西省。陶渊明曾为彭泽令,故以“彭泽”借指陶渊明。樽,酒杯。陶渊明性嗜酒,故以比豪饮之士。 [36]邺水朱华:指曹植等的邺下文采。邺,曹魏都城之一,在今河北省临漳县。曹操父子召集许多文士于邺下,形成邺下文人集团。光照临川之笔,钟嵘《诗品》:“宋临川太守谢灵运,其源出于陈思”。言谢灵运诗源于曹植诗,故有“光照”之说。临川,郡名,治所在今江西省临川县。谢灵运曾任临川内史。整句以曹植、谢灵运比参加宴会的文士。 [37]四美具:指良辰、美景、赏心、乐事四者具备。二难并:指贤主人、佳宾客二者难得在一起。 [38]穷睇眄(dīwǎn):极目而视。睇眄,斜视,此为左右观看。中天:天空中。极娱游:尽情娱乐嬉游。 [39]迥(jiǒng):远。宇宙:天地四方曰宇,往古来今曰宙。 [40]识盈虚之有数:认识到事物的变化有定数。盈虚,本指月圆月缺,此指人生遭遇的好坏,事业的成败、仕途的穷通以及悲欢离合等。 [41]长安:唐朝帝都在长安。日下:太阳之下。“日下”古人又是京都的代称。目,一作“指”。吴会:东汉时会稽郡分为吴、会二郡。吴,即今江苏省苏州市;会,即今浙江省绍兴市。云间:云中。“云间”又是古江苏松江府的别称,属天郡。 [42]地势极:言南海是大地的尽头。南溟(míng):南海。天柱:古代神话中支天的铜柱。北辰:北极星,喻国君。以上四句借旷望抒怀君思父之情,西望长安,北仰北辰为怀君,东目吴会,南指南溟为思父。 [43]失路:喻失意,不得志。 [44]沟水相逢:喻偶然遇合。沟,一作“萍”。 [45]帝阍:原指天帝的守门者,这里指君王的宫门。奉:侍奉。宣室:汉未央宫前殿正室。 [46]时运不齐:(人们)遭遇的时运各不相同。命途多舛(chuǎn):(自己)仕途命与愿违。舛,乖违,不顺。 [47]冯唐易老:《汉书·冯唐传》载:冯唐在汉文帝时为郎中署长,车骑都尉。

汉景帝时出为楚相,后免官。汉武帝时求贤良,有人推荐他,其时已九十多岁,不能再做官了。李广难封: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载:李广是汉武帝名将,以勇敢善战著称,先后与匈奴作战七十余次,他的军吏和士卒有的都封了侯,但他却终身未能封侯。 [48]屈贾谊于长沙:《汉书·贾谊传》载:汉文帝本想重用贾谊,后听信谗言,便疏远了他,任他为长沙王太傅。圣主:明君,指汉文帝。 [49]窜梁鸿于海曲:《后汉书·逸民传》载:梁鸿对现实不满,曾作《五噫歌》以寄讽。汉章帝要找他,他与妻子孟光改姓更名,逃窜隐居于吴。海曲:海滨,此指吴。明时:政治清明之时。 [50]所赖:所可依仗的是。见机:觉察事物细微的征兆。机,通“几”。见机,一作“安贫”。达人:通达事物之人。知命:知晓自己的命运。 [51]宁移:怎能动摇。宁移,一作“宁知”。 [52]青云:喻高洁。 [53]酌贪泉:《晋书·吴隐之传》载:广州北二十里的石门,有贪泉,人一饮此水就变得贪得无厌。吴隐之赴广州刺史任,至泉所而饮之,赋诗曰:“古人云此水,一歃怀千金,试使夷齐饮,终当不易心”。到任后,操守愈严。处涸(hé)辙:《庄子·外物》:“周昨来,有中道而呼者,周问视车辙中,有鲋鱼焉。周问之,……对曰,我东海之波臣也,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?”而相欢:一作“以犹欢”。 [54]赊(shē):远。抐摇:自下而上盘旋的大风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说大鹏“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”。 [55]东隅:日出处,喻早。桑榆:日入处,喻晚。 [56]“孟尝”句:《后汉书·孟尝传》载:孟尝在东汉顺帝时,任合浦太守,为民兴利除弊,百姓称为神明,后以病去职,身自耕佣。桓帝时,尚书杨乔多次荐举孟尝,终不见用。馥,一作“怀”。 [57]“阮籍”句:《晋书·阮籍传》载:阮籍狂放不羁,不满司马氏专权,每驾车出游,不顺道路,路尽就痛哭而返。

[58]三尺:古代服饰规定,绅(束在礼服上的大带)因地位不同而有别。士为三尺长。《礼记·玉藻》:“绅制,士长三尺”。微命:一命。周朝官阶从一命到九命,一命为最低级的官。王勃曾为虢州参军,故以一命句:《汉书·终军传》载:汉武帝与南越和亲,遣终军往说南越王。终军自请赐长缨缚南越王来归。终军年二十余而死,世谓之终童。等,相等。弱冠,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,称为弱冠。 [60]投笔:《后汉书·班超传》载:东汉班超原为官府抄写以维持生活,久劳苦,尝投笔叹息曰:“大丈夫无他志略,犹当效傅介子、张骞,立功异域,以取封侯,安能久事笔砚间乎?”“宗慤(què)”句:《宋书·宗慤传》载:宗慤年少时,叔父炳问其志。他说:“愿乘长风,破万里浪”。后人以“乘风破浪”喻志向远大。 [61]舍(shě):放弃。簪笏:冠簪和手版,都为做官者所用,故以代指官职。百龄:百年,一生。奉晨昏:侍奉晨昏,指晨省昏定。 [62]谢家宝树:喻佳子弟。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:谢太傅

(安)问诸子侄:‘子弟亦何预人事,而正欲使其佳?’诸人莫有言者。车骑(谢玄)答曰:‘譬如芝兰玉树,欲使其生于庭阶耳。’”孟氏之芳邻:言其在儒家环境中成长。《古列女传·母仪》载:孟子少时,其家近墓,辄学墓间之事。孟母迁居市傍,辄学贾人之事。孟母又迁居学宫之傍,辄“乃设俎豆,揖让进退”。 [63]“趋庭”二句:《论语·季氏》:“(孔子)尝独立,鲤趋而过庭。曰:‘学诗乎?’对曰:‘未也。’‘不学诗,无以言。’鲤退而学诗”。他日又独立,鲤趋而过庭。曰:‘学礼乎?’对曰:‘未也。’‘不学礼,无以立。’鲤退而学礼。”趋,小步快走,以示恭敬。叨(tāo),忝,辱,谦词。鲤对,孔鲤在其父亲孔子面前的对答。 [64]今兹:今天。今兹,一作“今晨”。捧袂(mèi):捧长者衣袖以示敬。袂,衣袖。托龙门:登龙门。《后汉书·李膺传》:李膺桓帝时拜司隶校尉,独持风裁,以声名自高,士有被其容接者,名为登龙门。 [65]“杨意不逢”二句: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:“蜀人杨得意为狗监,侍上。上读《子虚赋》而善之,曰:‘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!’得意曰:‘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。’上惊,乃召问相如。……相如既奏《大人》之颂,天子大悦,飘飘有凌云之气,似游天地之间意”。杨意,即杨得意。抚,持。 [66]“钟期相遇”二句:《列子·汤问》:“伯牙善鼓琴,钟子期善听。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,钟子期曰:‘善哉!峨峨兮若泰山。’志在流水,钟子期曰:‘善哉!洋洋兮若江河。’”钟期,即钟子期。相遇,一作“既遇”。流水,指伯牙所奏之曲,此王勃以比自己这篇序文。 [67]再:再次,第二次。 [68]兰亭:在今浙江省绍兴西南。东晋穆帝永和九年(353)三月三日上巳节,王羲之与孙绰等四十一名士在此宴集,行祓禊礼,流觞曲水,饮酒赋诗,王羲之作《兰亭集序》传世。已矣:已经过去了。梓泽:西晋石崇的金谷园的别称。《晋书·石崇传》:“崇有别馆,在河阳之金谷,一名梓泽”。故址在今河南省洛阳市西北。丘墟:变成废墟荒丘。 [69]赠言:指写这篇序。伟饯:盛大的告别宴会。 [70]登高作赋:《韩诗外传》:“孔子曰:君子登高必赋”。 [71]敢:冒昧之意,谦词。怀:一作“诚”。疏:条陈,撰写。引:序。 [72]一言:一字(指共用一字为韵脚)。均赋:同赋诗。四韵:诗一般两句为一韵,四韵为八句。王勃的《滕王阁》诗是:滕王高阁临江渚,佩玉鸣鸾罢歌舞。画栋朝飞南浦云,珠帘暮卷西山雨。闲云潭影日悠悠,物换星移几度秋。阁中帝子今何在?槛外长江空自流! [73]潘江、陆海:指晋诗人潘岳、陆机。钟嵘《诗品》:“余常言陆才如海,潘才如江”。云尔:语气词。用在句尾,表示述说完了。

【品鉴】

本文作于唐高宗上元二年(675)九月。当时王勃的父亲王福

時被贬为交趾令，王勃前往省父，路过洪州（今江西南昌）。正赶上都督阎公新修滕王阁成，大会宾客，王勃“躬逢胜饯”，于是写下了这篇著名的《滕王阁序》。《滕王阁序》，《文苑英华》本题作《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》。

文章从洪州的地域形胜、人物之美写到宴会；接着写宴会的时序、滕王阁的壮丽和登阁眺望中的三秋景色；再由宴会之盛写到自己的身世之感，触景生情，抒发了自己的抱负和怀才不遇的悲愤心情。最后以惜别赋诗，点明作序而结束全文。文章气势壮阔，感情奔放，格调高昂，虽也表现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，才智之士受压抑的痛苦，但那种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，昂扬奋发的书生意气，跳荡于笔端，融注于全篇。

这是一篇初唐骈文的杰出之作，艺术水平很高。以结构言，开合起伏波澜壮阔而富于变化。清人李扶九在《古文笔法百篇》中评论说：“以法论，首叙天文地理，次叙贤主嘉宾，次叙时令，次叙阁内阁外，似尽矣；乃忽拓开笔势，将古之失志者感慨一番，将今之失志者规勉一番，方叙到自己又自负一番，波澜壮阔，不是徒了题目者”。以表现言，充分发挥骈文长于铺陈描写和抒情写意的特点，从仰观、俯视、远近、高低等不同角度，调动听觉、视觉、感觉等不同感官，采用动态与静态结合的手法，把壮丽的楼台、旷远的山川、繁华的市井以及富有情韵的渔歌、雁声，交织成一幅气势壮阔、色彩明丽、情景交融的生动图画。以语言言，文辞华美而时有清新凝炼之句，对仗极工而文气流畅不滞，用典虽多却精切自然，虽讲藻饰却生动通俗。“物华天宝”、“人杰地灵”、“胜友如云”、“高朋满座”、“潦水尽而寒潭清，烟光凝而暮山紫”、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……这一系列语句，通俗生动，形象鲜明，情景交融。

《滕王阁序》以其极高的艺术成就，在写作当时就得到与会者的称许。据《唐摭言》载：宴会主人本意要让他的女婿吴子障作序，当时虽以纸笔遍让宾客，而众人皆不敢当。独王勃慨然不辞，阎公

拂衣而起，令人伺其下笔以报。第一报云：“豫章故郡，洪都新府”。阎公说：“亦是老生常谈！”又报云：“星分翼轸，地接衡庐”。阎公闻之，沉吟不言。等报云：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。阎公矍然而起曰：“此真天才，当垂不朽矣！”后代文章家对此文也极为赞赏。韩愈在《新修滕王阁记》中说：“江南多临观之美，而滕王阁独为第一。及得三王所为序、赋、记等，壮其文辞”，“词列三王之次，有荣耀焉”（三王的序、赋、记，指王勃的序、王绪的赋、王仲舒的修阁记）。

《滕王阁序》典型地表现了王勃骈文意境宏博开阔、格调昂扬情新、色彩瑰丽形象、语言工整自然的特色。它是一篇从内容到形式，到语言风格，都表现了革新倾向的作品。它不仅是初唐骈文的名篇，而且在整个骈文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。

卢照邻

卢照邻(634—686),字升之,号幽忧子,幽州范阳(今河北涿县)人。十余岁随学者攻读小学与经史,十二岁任邓王府典签,总揽书记,深得爱重,随邓王赴寿州、襄州任,后为新都县尉。任期满,漫游巴蜀,与王勃唱和。咸亨三年(672)患风疾,入长安问医于孙思邈。上元初年,入太白山,服玄明膏不当而中毒,病情加剧。又入洛阳东龙门山学道服丹,致手足瘫痪。垂拱元年(685)移居具茨山下,病重,预修坟墓,坐卧墓中。后因不堪病痛折磨,自投颍水而死。

卢照邻青年时期胸怀大志,“平生书剑,宿昔琴樽,研精殚于玉册,博思决于铜浑。思欲为龟为镜,立德立言,成天下之亹亹,定古今之谆谆。”(《五悲文》)但又常有生不逢时的失意之感,觉得时光流转,年华易逝。其诗文中交替出现着两种情绪,时而壮怀激烈,时而多愁善感。“岁将暮兮欢不再,时已晚兮忧来多。东郊绝此麒麟笔,西山秘此凤凰柯。死去死去今如此,生兮生兮奈汝何!”(《释疾文》)这种志远心屈、才高位下的矛盾一直萦绕在他的作品之中。他的诗很有成就,使诗歌“从宫廷走到市井”(闻一多《唐诗杂论》),与王勃、杨炯、骆宾王合称“初唐四杰”。

对蜀父老问

龙集荒落,律纪蕤宾,余自丰镐归于五津,从王事也。^[1]丁丑,届于升仙桥,上送客亭,^[2]即相如所谓不乘高车驷马不出汝下者也。遇蜀父老,皤然庞眉华发者休于斯,谓余曰:“子非衣冕之族欤?^[3]文章之徒欤?饰仁义以干时乎?^[4]怀诗书以邀名乎?吾闻

诸夫子曰：‘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。’^[5]当今万方日照，尤有风靡，主上垂衣裳正南而已矣，庸非有道乎？^[6]而子爵不登上造，位不至中涓，藜羹不厌，短褐不全，庸非贫贱乎？^[7]吾视子形容憔悴，颜色疲惫，心若涉六经，眼若营四海，何其无耻也！^[8]何不一干圣主，效智出奇，何栖栖默默，自苦若斯。吾闻克为卿，失则烹，何故区区冗冗，无所成名。”^[9]

余笑而应之曰：“井鱼不可以语于海者，拘于墟也；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，笃于时也。^[10]盖闻智者不背时而徼幸，明者不违道以干非。是以圣贤驰骛，莫救三家之辙，匹夫高抗，不屈万乘之威。^[11]道在则箪瓢匪陋，义存则圭组斯违。^[12]或立谈以邀鼎食，或白首而甘布衣。^[13]或委辂而事，属论都之会，或射钩以相，遇匡霸之机。^[14]亦有朝为伊周、暮为桀跖。^[15]当其时也，袭珩佩之锵锵；失其时也，委沟渠而喀喀。^[16]故使龙丘先生羞闻拥彗，雁门太守不知缝掖。^[17]孟轲偃蹇，为王者师；范雎匍匐，为诸侯客。^[18]富贵者君子之余事，仁义者贤达之常迹。^[19]来不可违，类鸿雁之随阳；去不可留，同白驹之过隙。^[20]行苏张之辩于媯燧之年，则迂矣；用彭韩之术于尧舜之朝，则舛矣；守夷齐之节于汤武之时，则孤矣；抱申商之法于成康之日，则愚矣。^[21]彼一时也，此一时也，易时而处，失其所矣。^[22]大唐之有天下也，出入三代，五十余载。^[23]月竊来庭，风丘款塞，华旌已偃，羽檄已平。^[24]虽有廉白之将、孙吴之兵，百胜无遗策，千里不留行，无所用也。^[25]杜首既禅，介丘既封，创明堂，立辟雍，虽有阙里之圣，淹中之儒，叔孙通之筵，公玉带之图，将焉设也？^[26]咸英并作，韶武毕用，奏之方泽而地祇登，升之圆丘而天神降，虽有伶伦、伯夔，延陵、子期，操雅曲则风云动，激悽音则草木悲，又何施也？^[27]画衣莫犯，圉圉不修，虽有咎繇、仲甫之器，释之、定国之俦，金科在握，丹笔如流，非急务也。^[28]人归东户，家沐南薰，山泽无蹊隧，鸡犬不相闻，虽有文翁、黄霸之述职，子游、子贱之弦歌，政成礼让，俗被雍和，固无取也。^[29]干戈已戢，礼乐已兴，刑